

# 多续语中与-j-相关三个历史语音现象

——兼谈《多续译语》中-j-介音的表现形式\*

王 振

**提 要** 《多续译语》藏汉注音和现代多续语有对应关系,据此可以总结多续语中的如下历史语音现象:(1)Tsj->Tɕ; (2)j>nj/\_a 和 nj>j/\_a 两种方向相对的音变趋势并存;(3)lju 和 lo 音节占绝对优势,而 lu 和 ljo 音节基本不存在。译语记录-j-介音时,因不符合藏文正字法,多续语 Ts-、l-后的-j-在藏文中无从体现,主要通过细音注音汉字表现出来,但个别音节的-j-可能在藏汉注音中均无从体现,此类情况在对音研究中应多加注意。

**关键词** 《多续译语》 多续语 历史音变

## 一 引言

多续语是四川省冕宁县安宁河上游流域多续藏族的母语,属藏缅语族。<sup>①</sup> 目前多续人普遍使用西南官话,多续语已极度濒危。

乾隆十五年(1750)采编完成的《多续译语》是清代“西番译语”之一种,用藏文和汉字记录了当时多续语中 740 个词语的读音,是研究多续语的珍贵历史文献材料。《多续译语》中的藏文不是规范的藏文词,而属于“记音式”藏文,以康方言为基础(王振,2016、2017a);汉字注音则以四川官话为基础(王振,2017b)。《多续译语》藏汉注音所记录的是清代前期的多续语,与现代多续语材料进行比较,可以发现多续语语音演变的规律,深化对多续语语音史的认识。《多续译语》主要有日本藏初编本和故宫藏清抄本两种,本文主要依据初编本并参校清抄本,同时参考聂鸿音、孙伯君(2010)以及王振(2017c)的校勘。

\* 本文由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(63192411)、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“十三五”规划 2018 年度项目(SC18C037)、国家社科基金冷门“绝学”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(19VJX088)、四川省社会科学高水平研究团队“四川濒危活态文献保护研究团队”(2018—2020)资助研究。

① 多续语系属问题存在一定的争议:孙宏开(1982)认为是藏缅语族羌语支尔苏语中部方言,王德和、Chirkova(2018)从可懂度的角度把多续语视为一种独立的语言,黄布凡、尹蔚彬(2012)认为多续语不是尔苏语方言,在语法类型上更接近彝语支语言。

## 二 -j-引发 Ts-的腭化

现代多续语中一部分 T<sub>ɕ</sub>-类音是由 Ts-腭化而来的。<sup>①</sup>《多续译语》中藏文 Ts(i/e)凡和精组细音字对音的,所记录的多续语词今已腭化为舌面音。这种腭化应该发生在译语采编之后。因为译语中与藏文 Ts-对音的汉字基本上都是精组字,藏文 Ky-类音主要对见组字,这说明当时注音汉字大概是分尖团的,精组细音字及其记录的多续语音尚未完成腭化(王振,2016)。译语中藏文 by-和 ts/dz-、phy-和 tsh-所对的注音汉字一致,说明译语藏文音系中 by-、phy-音变为 Ts-(西田龙雄,1973:68—69)。例词见下表。<sup>②</sup>

表 1

编号	汉义	藏文转写	注音汉字	精组注音汉字的中古来源	现代多续语音	西田龙雄(1973)拟音	
68	短	skyen rtse	见节	节;精母四等	tɕe tɕe	ceN tse	
702	番汉	rtog sug tse	多续姐	续;邪母三等 姐;精母三等	do ɕu tɕe	to sú tse	
158	叔	a pa tsi	阿把际	际;精母三等	a pa tɕi	a pa tɕi	
24	木星	se dkin	谢庚	谢;邪母三等	ɕe ki	se kɔN	
222	肝	se hu	谢哺		ɕe phu	se pu	
281	鼓	byed po	借补	借;精母三等	tɕe pu	dze pu	
240	柱	byed pag	接扒	接;精母三等	tɕe pha	dze pa	
296	小鼓	byed ko tsi	借果即	即;精母三等	tɕe ko tɕi	dze ko tɕi	
305	饮食	Khag tsi ko	卡唧沾	唧;精母三等		kha tɕi ko	
391	图书	yig vdzin	音唧				yiN dzi
467	食	vji lug	唧留			tɕi lju	dzi liu

如上表所列,西田龙雄(1973)把精组细音字记录的音构拟为两类:一类是已经腭化的舌面音 T<sub>ɕ</sub>(音值为 T<sub>ɕ</sub>)+V;一类是尚未腭化的舌尖音 Ts+V。

我们认为,第一类将“即、际”等字所记录的音拟为 T<sub>ɕ</sub>不如 Ts更加妥当。因为它们在译语中与藏文 tsi对音,不与 kyi对音,说明尚未腭化,构拟为 tsi便可与译语材料一致。第二类把“姐、谢、鹊”等字所记录的音构拟为 Ts+V,与藏文注音一致。但我们认为,拟为 Ts+j+V

① 本文国际音标首字母大写表示发音部位相同的一组阻塞音。

② 表中“编号”指相应词条在译语 740 词中的出现次序。现代多续语材料参考了黄布凡、尹蔚彬(2012)和 Chirkova(2014,2015)的成果。此外,笔者 2016 年 1 月至四川省冕宁县城厢镇伍宿村专门系统调查了《多续译语》词条在现代多续语中的读音,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又补充了一些新材料。此次调查的发音合作老师是伍荣富先生(男,1931 年生),谨致谢忱。多续语有声调,但与本文研究关系不大,兹省去。空格处表示相应材料阙如,下同。

更为合适。因为从音理上看,-j的存在更有利于解释之后的腭化音变,同时精组字和藏文 Ts-记录的音中,凡今发生腭化者,其注音汉字均为细音(极个别例外,后文解释)。

从表 1 的例子看,藏文元音均为舌位偏前偏高的 i/e,似乎也可以认为是元音导致了 Ts-的腭化。其实不然。因为同是藏文 se,在译语中有的与“谢”对音,今多续语读 œe,例如表 1 中的“肝”;有的与“色”对音,今多续语读 se,如“556 谁-sev-色-se<sup>①</sup>、583 知-a si<sup>②</sup>-阿色-ŋa se”。可见,腭化的动因可能不是元音,而是介音:“谢”有介音,故腭化;“色”无介音,今四川话读 se,不腭化。另有“223 肺-tshe hu-择哺-tshe phu”,“择”今四川话读 tshe,无介音,其所记录的多续语音节也未发生腭化。故译语采编时的多续语中,TsjV-与 TsV-并存且对立,但由于 Tsj-不符合藏文正字法,所以译语中记录多续语 Tsje-与 Tse-的藏文均为 Tse,只能通过注音汉字表现这种介音有无之别。

上述精组细音字记录的音因有-j,故今已腭化;反之,若是精组洪音字记录的音,正常而言,应无-j介音,今读不腭化。如下表所列,注音汉字为精组洪音,今多续语音不腭化。

表 2

编号	汉义	藏文转写	注音汉字	中古音韵地位	现代多续语音
64	桥	rtsag	咱	咱:精母一等	dza
460	孔雀	rma bya	妈咱		ma tsa
196	发 <sub>头发</sub>	dzag	杂	杂:从母一等	tsa
173	贫	phyog pho	错铺	错:清母一等	tsho phu

但值得注意的是,译语中还有一些例外情况存在,即有一些精组洪音字记录的多续语音节发生了腭化。

表 3

编号	汉义	藏文转写	注音汉字	中古音韵地位	现代多续语音
449	龙	ri vbyam	耳咱	咱:精母一等	ər dza
464	飞	bya lin	咱依		dza
402	北	byang phyogs	咱鹞		tɕa/ja tɕho
105	热	phyag	擦	擦:清母一等	tɕha
548	一件	cig vtsham	计藏	藏:从母一等	tɕi tɕha

上表中的注音汉字均为一等字,无-j介音,主要元音是低元音 a,但是其辅音同样发生了

① 行文中举例时编号、词条在前,藏文、汉字注音、今多续语音依次在后。

② 西田龙雄(1973:162)认为此 si 实际应为 se,我们同意其看法。日本今西春秋藏《多续译语》中一些藏文元音-i 和-e 书写形式很相近,易混淆。

腭化。我们推测,表3中的“咱、擦、藏”所记录的应该是有-j介音的多续语音节,但由于汉语中难以找到读 Tsja 或 Tsia 的字,故用读 Tsa 的字代替。<sup>①</sup>

虽然译语中藏文字母组合 by-、phy-与 Ts-的音值相同,但当注音汉字“咱、擦”存在局限的时候,译语采编者似乎倾向于选择藏文 by-、phy-来记录。<sup>②</sup>或许因为,从字形上看,by-中有-j介音,即使不再发音,也比 ts-更适合记录有-j的音节;也可能是藏语 by-变读为 ts-,同时仍具有轻微的腭化色彩,原有的介音在音变之后仍有所保留,即 by->ts'。

从现代多续语音看,藏文 Ts-类音节记录的多续语词有的腭化,有的没腭化。是否腭化取决于-j介音的有无,而由于汉字和藏文音节结构的局限,-j介音在藏、汉注音中可能无法直接体现,故产生了下表所列的情况。<sup>③</sup>

表 4

藏文 转写	注音 汉字	-j介音	拟译语 多续音	现代多 续语音	译语中介音的表现方式	
					藏文	汉字
Tsa	咱	无	tsa	tsa	+	+
bya		倾向有	tsja	tɕa	+	-
se	谢	有	sje	ɕe	-	+
	色	无	se	se	+	+
vtsham	藏	有	tshjaN	tɕha	-	-

### 三 j-的鼻化和 nj-的去鼻化

比较译语和现代多续语中的 nja 音节,也可以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。现代读 nja 的词条在译语中例词如下:

表 5

编号	汉语词条	藏文转写	注音汉字	现代多续语读音	对音情况
34	天阴	dme zhag	墨呀	me nja	zhag-呀(疑)-nja
72	低	yag mo	压磨	nja/ja mo	yag-压(影)-nja/ja
200	鼻	yag ko	哑孤	nja ku	yag-哑(影)-nja
686	不听	ma pad yag	马罢呀	ma ba nja	yag-呀(疑)-nja

① 但为何“vtsham-藏-tɕha”选择洪音的“藏”(宕开一平从)而非细音“墙”(宕开三平从)来对音,其原因尚不清楚。可能是当时一些宕开三精组字率先发生了腭化,或者出现 Tsj-、Tɕ-自由变读的情况,这从译语对音材料中也可看出一些端倪:723 朝贡-rgya vbul-奖卜,707 不许-mag chan yi-马抢依,564 乐-bsam pa khyog-三巴鹊。其中“奖、抢、鹊”是宕开三精组字,但其声母对音藏文的 gy、ch、khy,与见组字对音情况一致,说明这三个汉字的音值当时已经或者正在发生腭化。

② 这只是一种倾向,因为例证有限,且有例外,如表2中“bya-咱、phyog-错”。

③ 表中“+”表示能够直接表现多续语-j介音的有无,“-”表示不能。

从对音情况看,今读 nja 的音节在译语中对应的藏文均无鼻音成分。对音汉字中的“压、哑”为中古影母字,四川话中为零声母;“呀”为疑母二等字,四川话中为零声母,且译语中出现 5 次,均与藏文 yag 对音。可见,注音汉字“压、哑、呀”无鼻音声母。从上述例词的汉、藏注音音来看,其译语时代的读音应接近 ja,无鼻辅音,但今读 nja,应是译语采编之后又增生了鼻音成分。

“低”今有 nja mo 和 ja mo 两读(Chirkova,2014),可见 nj-和 j-存在共时变异。语言的共时变异是语言演变过程中的一种过渡现象,能够反映语言演变的方向和趋势(黄布凡,2007:501)。对比译语和现代读音,可知今鼻音 n 是后起的,现代多续语中 nja 和 ja 的共时变异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 ja>nja 的音变趋势。这种音变只出现在了部分词语中,比如表 5 中的“天阴、鼻、不听”,而“低”有 j-和 nj-两读,则说明这个词仍在变化过程中。还有些词如“232 房-yag-压-ja”“611 打-yag-哑-ja”尚未发生此类演变。即译语时代的 ja 到了现代有的变成 nja,有的 nja、ja 两读,有的仍为 ja。

译语藏文中有不少以 ny-为基辅音的音节,这类音节现代多续语中一般还是读成 nj-,但是唯独 ny+a 的情况比较特殊。请看下表。

表 6

编号	汉语词条	藏文转写	注音汉字	现代多续语音
11	露	nyi hin	呢恨	nji xi
86	黄河	nyi vi shag	泥威呷	nji vu ga
116	今年	phyen nyi	前呢	təhi nji
207	心	nyi ma	业妈	nje ma
301	座	nyi rkog	宜果	nji ku
489	金	nyin	你	nji
491	铜	nyog	虐	nju
537	七	nyen	念	nje
614	慈悲	nyam sho va	仰勺瓦	ja əu wa
380	声闻	mnyan thos	仰托	

译语藏文基字为 ny、元音为 a 的音节共两个,即上表中的 nyam 和 mnyan,均与汉字“仰”对音,可以确定其中一个的现代读音为 ja,已失去鼻音成分。“仰”是宕开三疑母字,四川方言中不少疑母细音字读 n-,《西蜀方言》和《四川方言调查报告》所记录的成都语音中,“仰”的音值均为 niaŋ(甄尚灵,1988;杨时逢等,1984:25)<sup>①</sup>。故“nyam/ mnyan-仰”所记录的多续语音

<sup>①</sup> 周及徐(2001)指出,20世纪成都话古属咸、山摄开口三、四等和止摄开口三等疑母字中,老年仍读 n-,学生群体变读为零声母,向普通话靠拢。这反映了成都话的音变方向,即部分三四等韵前的疑母字正由 n-向零声母转变。周文未提及宕开三疑母“仰”字的音变,但据何婉(2008:92)的调查,“仰”字在现代成都话中已经读为零声母 iaŋ,与周文所言音变方向一致。

应该是 nja,有鼻音成分,而现代读音 ja,失去鼻音成分。

上述音变规律即:j>nj/\_\_\_ a;nj>j/\_\_\_ a。这种音变在词汇中的扩散尚未完成,但这种变化的趋势是存在的,而且两种音变的方向是相对的。<sup>①</sup>

#### 四 辅音丛 lj-对元音的选择

据 Chirkova(2015)的研究,现代多续语音系中-j-介音的分布情况如下表。

表 7

主要辅音	介音	可组合的元音
p/ph/b/t/th/d	j	e
m	j	e, a
l	j	e, a, u
n	j	e, a, u, o

不同的辅音加-j-构成的辅音丛对元音的选择不同,这种辅音元音的组合关系和规则在译语中也有明确的体现。这里重点讨论 lj-的情况。

现代多续语中,lj-只能出现在元音 e/a/u 之前,不能在 o 之前,即无 ljo 音节。这种 lj-与元音组合的格局在译语采编时已经形成。例词见下表。

表 8

编号	汉语词条	藏文转写	注音汉字	摄	等	现代多续音
421	枝	lo	落	宕	一	lo
547	一两	log	诺			
221	指	log	落			
205	手	log	罗	果		
708	侵占	lu	流	流	三	lju
180	岁	lug	溜			
467	食	lug	留			
652	抢夺	lug	骠			

上述对音有两点值得注意:第一,lu 类音节的对音汉字为三等字,且为流摄,而 lo 类音节

<sup>①</sup> 壮语里早期汉语借词“烟”,在各方言里有 ʔjən、jan、njan、ʔim、nɪm 等读音(张均如、梁敏、欧阳觉亚等,1999:695),这说明 j-与 nj-的交替音变具有一定普遍性。

的对音汉字基本是一等字；第二，从已有材料看，中古三等字记录的多续语词今读音多为 lju，而用一等字记录的今多读 lo。故对音汉字的等第基本反映了多续语-j 的有无。译语中几乎所有的 lo 对音一等字且今读为 lo，说明当时藏文 lo 记录的音中没有-j；lu 类用三等字而不用“路、鲁”之类的一等字对音且今读为 lju，说明当时藏文 lu 音节反映的多续语词的实际音值是 lju。由于 lj- 的组合不合藏文正字规则，故只能用 lu 表示 lju，但-j 介音还是可以通过三等注音汉字体现出来。

表 9

藏文	注音汉字	拟译语时代多续音	现代多续语音
lo 类	一等韵字(“落、路、罗”等)	lo	lo
lu 类	三等韵字(“流、遛、六”等)	lju	lju

lu 倾向于和三等汉字以及现代 lju 音节对应，说明当时多续语中 lju 音节是普遍存在的，而 lu 几乎未见；lo 倾向于和一等汉字和现代 lo 音节对应，说明当时多续语中 lo 音节是普遍存在的，而 ljo 几乎未见。这种音段组合的格局保持至今。现代多续语中无 ljo 音节(Chirkova, 2015)，而 lu 音节也极少出现。<sup>①</sup>

## 五 余论

以上分析了多续语中与-j 有关的三个历史语音现象。通过上文的考察可以进一步得到如下认识或推论：

首先，《多续译语》中藏文符号较为严格地遵守了藏文的拼写和组合规则，不会为了追求记音的准确性而违背藏文正字法。比如多续语 Ts-、l- 之后有-j 介音，但是因为 Tsj-、lj- 这种组合不合藏文正字法，故译语编写者在藏文中放弃了-j 介音。《多续译语》序言指出本译语“字本藏经”，可见其编写时确实贯彻了这一原则，不仅藏文字母而且藏文字母的组合规则均本自藏经。

其次，就-j 介音而言，《多续译语》的审音、注音是比较严谨的。虽然受到拼写规则的限制，某些-j 无法通过藏文体现出来，但是译语编写者尽量选用细音汉字注音，以通过汉字表现介音-j 的存在。

最后，译语用文字记音存在局限性，记音材料可能掩盖了某些语音事实。比如介音-j 的问题，可能在藏文中无从体现而只能在汉字中表现出来，甚至可能在藏文和汉字中均难以表现，这便给基于译语的对音和历史语音研究带来障碍。因此，根据译语注音材料构拟和研究当时的多续语音，要系统考察注音材料是否存在记音的局限，存在哪些局限。要构拟出准确的音值，应充分考察注音汉字和现代多续语的音值。

<sup>①</sup> 黄布凡、尹蔚彬(2012)所列多续语 300 核心词表中亦无 lu 音节，仅正文举例中出现了 1 次。

## 参考文献

- 何 婉 2008 《四川成都话音系调查研究》，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。
- 黄布凡、尹蔚彬 2012 《多续语概况》，《汉藏语学报》第6期。
- 黄布凡 2007 《语言变异刍议——对藏缅语的调查体验之一》，载《藏缅语研究论集》，北京：中国藏学出版社。
- 聂鸿音、孙伯君 2010 《〈西番译语〉校录及汇编》，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。
- 孙宏开 1982 《尔苏(多续)话简介》，《语言研究》第2期。
- 王德和、Katia Chirkova(齐卡佳) 2018 《中国濒危尔苏语言抢救保护与尔苏语拼音转写方案的创建》，《西南民族大学学报》第4期。
- 王 振 2016 《〈多续译语〉中藏文的音变规律及其性质初探》，《南开语言学刊》第2期。
- 王 振 2017a 《清代“西番译语”记音式藏文对藏语历史语音研究的价值——以〈白马译语〉藏文注音为例》，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》第5期。
- 王 振 2017b 《〈多续译语〉和18世纪中期的四川官话》，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十九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，南昌：南昌大学。
- 王 振 2017c 《〈多续译语〉版本考察》，《新世纪图书馆》第9期。
- 杨时逢等 1984 《四川方言调查报告》，“中研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。
- 张均如、梁 敏、欧阳觉亚等 1999 《壮语方言研究》，成都：四川民族出版社。
- 甄尚灵 1988 《〈西蜀方言〉与成都语音》，《方言》第3期。
- 周及徐 2001 《20世纪成都话音变研究——成都话在普通话影响下的语音变化及规律》，《四川师范大学学报》第4期。
- 西田龙雄 1973 《多續譯語の研究》，京都：松香堂。
- Chirkova Katia 2014 The Duoxu language and the Ersu-Lizu-Duoxu relationship. *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-Burman Area*, 37(1):104—146.
- Chirkova Katia 2015 A phonological sketch of Duoxu. *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*, 44:97—121.

(王 振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610068)